

張
草

我已经和它结成了一种秘密的授受关系，好比芨芨草丛生的雨季洼地，它常年浸泡般地，徐缓地改变着我。

承

原

而我，每当我听见了它遥远的流音，我就想竭尽全力喊出一响回声；我总想以它象征的生活本质，批评傲慢而空虚的文化。

印

志
象



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

張
草

我已经和它结成了一种秘密的授受关系，好比芨芨草丛生的雨季洼地，它常年浸泡般地，徐缓地改变着我。

承

原

而我，每当我听见了它遥远的流音，我就想竭尽全力喊出一响回声；我总想以它象征的生活本质，批评傲慢而空虚的文化。

印

志
象



中華師範大學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原印象 / 张承志著.

—武汉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5.7

ISBN 7-5622-3247-4/I·207

I.草... II.张... III.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5645 号

● 草原印象

◎张承志 著

责任编辑: 马元龙

封面设计: 刘亚宁

编辑室: 文字编辑室

电话: 027-67863220

出版发行: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址: 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 152 号 430079

电话: 027-67863040(发行部) 027-67861321(邮购)

传真: 027-67863291

网址: <http://www.ccnp.com.cn> 电子信箱: hscbs@public.wh.hb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印刷: 北京兴达印刷有限公司

字数: 80 千字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开 印张: 11

版次: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: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000 册 定价: 28.00 元

欢迎上网查询、购书

敬告读者: 欢迎举报盗版,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-67861321

張承志
草原印象

春 天 /1

北京草原 /21

北方女人的印象(节选) /41

午夜的鞍子 /45

马的颜色 /57

汗乌拉 /61

危险的生命 /65

狗的雕像 /71

音乐履历(节选) /89

粗饮茶(节选) /107

安宁的权利 /119

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/125

一页的翻过 /129

公社的青史 /137

草地十张画 /151

折一根芨芨草做笔(代后记) /167

目 录



春 天

在东乌珠穆沁最偏僻角落的一个小山坡上，住着一个驼背的矮小老人。他安静地在一座熏得黑黑的小三角包里住着，一天天打发日月。牧人们只是在看见三角包顶上飘出青烟时，才偶尔想到他还活着。谁也懒得和他说话，也没有人下马到那个黑色的小毡包里坐坐。人们都忘了，这佝偻着背的矮老头曾经放过三十五年马，曾经是个名震全旗的套马手。老头儿有时慢慢地走过人群，口中念念有词地絮叨着，可是骑手们烦了，他们唿哨一声，骏马驰骋而去，把老头孤零零地甩在后面。

这一天也是这样。当几个慍悍的马倌哈哈大笑纵马远去以后，那矮老头在空旷的草滩上踽踽独行。他不时从草丛里拾起几块干牛粪，用袍子前襟

兜着。他偶尔看到新绿的大地尽头升起的热腾腾的白色热气时，总是慌慌张张地加快脚步。他不停地絮叨着，好像在和草地、和靴子、和拾来的牛粪谈心。等他赶回自己那座小黑毡包以后，他急急忙忙地把干牛粪倒进盛燃料的木箱。他还在絮絮不休地说着，一个人在忙得团团转。

来啦，它来啦。老头自语道，它来啦，要下大雪啦。

乔玛是被奶奶从睡梦里揪起来的。他满心不痛快地穿着袍子和马靴，脑袋里还全是梦里见到的那个奇妙的姑娘的面影。不过他没有和奶奶顶嘴。当马倌既然是件又威风又舒服的事，当然在下马夜和寻找马群时受点罪也就算不了什么。反正我在这几天玩得满舒服，他想，就算有一天能把那个名叫红花的女孩子娶进这个毡包，骑马放牧也总是我的事呀。他慢腾腾地束紧腰带，顺手从哈那墙上摘下鞭子。

“雨衣！”奶奶朝他叫道。他不乐意地扭过身子，借着手电筒的光，在漆黑的包里找他的帆布雨衣。鬼知道雨衣放在哪儿了呢？他想。已经一冬天没有穿过那雨衣了，奶奶还偏要逼着人找。他翻着皮被堆，把那儿弄得乱七八糟。根本没有雨衣。雨衣恐怕到了夏天才会自己溜回来呢。他在碗架上抄起一块肉骨头，啃了一口。他又想到那个姑娘，真奇怪。她怎么会穿出一件粉红色的袍子呀？她穿着那件粉红袍子一走上草地，小伙子们就屏住了呼吸。明天饮完马群以后，他想到红花姑娘家那一带遛遛。鞍子上拴着一件大帆布雨衣，姑娘会觉不出这银鞍的漂



★戈壁，在乌珠穆沁是盐碱地的意思。



亮的。

“哟……累死喽，”奶奶已经用皮被蒙住了头，“带上雨衣，嗯，春天雪湿呀……”奶奶像是在自言自语。后来老人就在皮被下面酣沉地打起鼾来。奶奶准是一直在门外站了半夜。她从来是这样，给羊群下夜也要当件大事。其实根本用不着。可是雨衣究竟到哪儿去了呢？乔玛不耐烦了。手电筒的灯光突然暗了下去，乔玛在微黄的光晕中看见了自己的黑影。

奶奶一定是亮着手电光，吆喊着，一直在雪地里站到邻居家那个懒老婆出来换班。完全用不着，他在心里对奶奶建议说，你应该呼呼地睡，一切等天亮再说。明天饮了马群，见到那女孩子的时候，她不会不理睬我吧？她当然还会穿着那件奇怪的粉红色袍子。噢，那是多么神奇的、让人心跳的一种淡红色呐。

■ 春 天

乔玛熄掉手电筒，顺手抓起奶奶的破塑料雨衣。他低头推门，跨进了黑茫茫的雪夜。

好凶的白毛风呐，马群一定顺风跑啦。他连着打了两个寒噤。真是见鬼啦，草地变绿了还下雪。暖烘烘的睡意和红花姑娘那张红润的脸庞都消失了。他靠着毡包的门定了定神，辨清了方向，然后拿起倚在毡包上的套马杆，大步朝绊在雪地上的马走去。

乔玛追上马群时，大概已经是下半夜了。他一直顺着宝勒嘎斯·浑迪的长长山沟疾驰。马群准是顺着这条长沟被暴风雪裹胁着南去的，他伏在马背上想。丛生的荆条和灌木林在侧面黑黝黝地闪过，雪片不住地贴在脖子上，化成冰凉的水顺着脊梁流下去。这雪真是湿的，他默默地想，奶奶到底是见多识广。如果穿着自己那件宽大的帆布雨衣，这冰凉的水就不会顺着脊背流啦。乔玛又用力把那件破塑料雨衣裹了裹紧。这时他的眼睛在暗暗中辨出了他的马群。混浊的白毛风拥赶着马群嘶鸣驰骤，滚滚向南顺风惊逃。乔玛握紧套马杆子，吆喊出第一声——但他绝望地发现，平日里还显得蛮威风的喊声一出口就消失在漫天的风吼里。他腾出左手，重重地抽了马一鞭。现在只有冲到马群前面，才能截住这些吓疯了畜生，他想。这么快地跑，很快就会顺风跑到乌拉盖河。奶奶不是讲过么，春天里脱了长毛的马群一冲进河水，就会一匹压一匹地冻死。见鬼的日子呀，他愤愤地抱怨着，偏偏轮在这一天该我放马。昨天轮乌力记的时候，天气还温柔得像姑娘。其实今天也该轮乌力记放马的，可是，乔玛无



可奈何地摇摇头，昨天傍晚，乌力记的腿摔伤啦。现在我必须截住马群，至少使马群跑得慢一点。春天里的马群怕冻，它们身上只披着一层短短的毛茬儿。

在马群最前头，他终于看见了领头逃窜的那匹马。安巴·乌兰！他狠狠地咒骂着。他早就仇恨这匹披着青白色长鬃毛的儿马子。在整个东乌珠穆沁草原上，安巴·乌兰的名字像雷一样响亮。在强悍的摔跤手和套马手的圈子里，安巴·乌兰被描绘成一匹神马。可是乔玛恨它。在那些嗜爱玩摔儿马把戏的大力士们一对对地站成门户，粗声叫喊着赶着安巴·乌兰驰过他们的长阵时，乔玛总是心跳不已。安巴·乌兰能拉翻一个个大汉，脖颈两侧拖着好多根套马杆，穷凶极恶地闯过那种长廊。没有人套得翻它，乔玛想，这匹马有一个钢铁的脖子。我若是套住它，它会把我的胳膊拉断的。它一低头，喏，我的胳膊就会血肉横飞地断掉。瞧它那惨白色的身子，简直不像儿马。乔玛从来不敢加入那种危险的游戏，他怕丢人地被白色儿马子拖得嘴啃泥。这简直是一匹巨大的白色恶狼，他厌恶地想。他纵马冲上去，怒声吆喝着，骂着那匹领头顺风跑的马。

暗白色的安巴·乌兰斜瞟着他。他看见那马猛地把满颈拖着地的长鬃甩过头顶。这白鬃毛像白色的旗子，乔玛想，猛地甩起一面沉甸甸的白色大旗。雪片还在脖子那儿化成水往下淌，他感到背部已经完全湿透了。冻硬的薄皮子像石片一样刺着肉。已经过了热清明，难道在热清明之后还应当下这样的大雪么？他阴沉地盯着在暗夜中一闪一闪的那片白



★著名的道特淖尔湖。

鬃。“嗨依！嘿！滚回去！”他怒骂道。这场春天的暴风雪肯定是安巴·乌兰引来的。若不然，这样的黑夜里，它那鬃毛怎么能显得又亮又白呢？真是一个白色的魔鬼。

肯定已经是下半夜了，地上积起的雪已经埋过马脚踝，乔玛琢磨着马蹄踏进雪里的声音和感觉。这雪真的很湿，听这嚓嚓的声音。奶奶说得可真准，她现在正在家里呼呼地睡觉呢。风愈刮愈凶啦，这样跟着马群跑，会一直跑到西藏去的。乔玛一直觉得眉头上又麻又重，他把马杆子挟在腋下，腾出手来在眉头上抓了一把。一块硬硬的冰坨被他抓了下来，白毛风冷嗖嗖地刺进前额。他觉得头骨里的脑子在這一刹那被风吹凉了。哦，你这可恶的白鬃毛的安巴·乌兰，他瞥见那惨白色的巨影又在前面一闪。我应当换匹马，他想，一定要换匹快马。这样的夜里必须骑着一匹最快的马。他开始留神辨认黑夜



中的马群，他来不及去想自己那件帆布雨衣了，他只想快点找到一匹合意的快马换上。一道冰冷的雪水缓缓淌过前胸的肌肉，这么下去，前胸也会被湿雪打透的，他想，他又觉察到膝盖也凉凉地浸过水来。他有些恐怖。我会全身湿透的，这样下去我会全身湿透的。我要快点换马，然后想办法截住马群。他对着黑蒙蒙的雪幕睁大了眼睛。

乔玛抖擞起精神，轻轻地把套马杆探了出去。柳木梢做成的马杆在他手中均匀地、轻微地颤着。真好，他心头掠过一丝满意，他感觉到杆头的牛筋绳圈正听话地切过雪幕。他也对自己的眼睛感到满意。我在这样的黑夜里也能清楚地看见杆头的牛筋绳圈，瞧，它正冷冷地俯视着逃跑的马群。我的眼睛不比乌力记差，并不只有乌力记那一伙人才会在夜里套马。这不是一场春寒，像收音机里说的那样。这是老天在下一场白色的刀子。马群已经疯啦，像滔滔的大河在流，这白毛风的尖叫和马群的蹄音混在一块，简直像夏季那种倾盆大雨。我换了马就要截住你，安巴·乌兰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带着马群一直窜到西藏。

乔玛发现了他最中意的黄骠马。好极了，这匹马又快又老实。我要把马杆子在这黄骠马头上轻巧地甩出一个漂亮的弧，然后一毫不差地套住它的一只耳朵和半边脸，像奶奶讲过的那个故事一样。奶奶说她只在年轻时看见过一个人会这么套。包括乌力记在内，这一带没有谁能够套得那么讲究。乔玛从牙缝里啾啾地吹出一声唿哨，催着马斜斜地冲了上去。他轻轻地抡起马杆，盯住了黄骠马那美丽的

头。他仿佛看见前面是一个飘忽难即的姑娘。啊,神奇的、粉红色的姑娘!她好像突然间从草地破土而出,使人眼花缭乱地一下子变得那么漂亮。乔玛继续轻轻地把套马杆子伸出去。他仿佛看见了她的粉红色的倩影。他有些陶醉了。他左手挽紧缰绳和鞭子,右手慢慢捏紧了马杆磨得尖尖的底端。我要像乌力记那样,一杆子就把这马扯个回头。他用最气派的姿势抖动了马杆。套马杆子弯弯地弹成弓形,套索在暗间中嗖地切过密密的飞雪,朝着黄骠马正前方的空中落去。我要正好套你一只耳朵半边脸。就在这时,他听见一声可怕的马嘶。

安巴·乌兰!他吓得哆嗦了一下,同时猛地竖起了马杆。它打算撞断我的马杆哪,他听见自己的心怦怦地跳。白鬃儿马愤怒地嘶吼着,闪电般地冲进了黑暗的雪夜。乔玛举不住迎风竖着的高高马杆了,他顺风松开了它,马杆子可耻地倒拖在雪地上。你这白色的魔鬼!他小声骂着。不过,没有人会看见这可耻的竖杆子。他狡黠地笑了一下。他不失时机地纵马扑向黄骠马,像抡一条大棒一样,把马杆子胡乱揍在那黄骠马的脖颈上。

温顺的黄骠马立即害怕地站住了,委屈又害羞地垂下头。

乔玛偷偷地打量了一下四周,下了马。幸好是这种黑乎乎的夜晚,幸好不是在打马鬃、辔毡子那种阳光明媚的白天。他用冻僵的手指扳开肚带上的铁扣,费劲地卸下马鞍。根本没有甩出什么漂亮的弧,也没有准准地套住什么一只耳朵半边脸。哼,你像个欺负小孩的二流子一样,一棍子抡过去,硬邦邦



★从汗乌拉山顶眺望。

地揍在马身上。他垂头丧气地给黄骡马上嚼铁。那嚼铁冻得太凉了,粘着黄骡马柔嫩的嘴唇。他看见黄骡马疼得耸动着双耳。如果红花姑娘看见了刚才的事,她一定会鄙夷地躲开。她会看也不看我一眼,就跑开去找乌力记他们。你算什么男人呀!他仿佛听见姑娘在嘲笑他。她会像只小鸟一样围着乌力记转,因为乌力记总是在套马场上袒露出半个满是横肉的肩膀,野心勃勃地堵截着安巴·乌兰。乌力记早就扬言要干脆利落地一杆子把这匹著名的烈性儿马套翻。那姑娘会被乌力记引走的,我会看着她那粉红色的姣好身影摇动着远去,像一朵粉红色的、飘去的轻云。

乔玛撑着马杆,跃上黄骡马的背。他发现脚底也湿透了。天呐,这雪太湿啦,他想,换一匹马的工

夫，靴子就被雪浸透啦。但他不再去幻想那件宽大严实的帆布雨衣了，他松开缰绳，黄骠马放开轻灵的快步，流星般追向远去的马群。

乔玛左驰右突地拦截着马群，不知不觉地，天亮了。他已经可以看清近处的马，能数数一个个披长鬃的儿马子了。我全身都湿透了，他麻木地想，从脖子，到胸口和后背，还有腿和膝盖，全身都湿透了。连靴子里都泡着水。他冻得僵硬地跨在鞍上，听着袍子外层的冰壳在咔咔作响地相撞。风雪还在穷凶极恶地驱赶着马群。他想，我该在乌拉盖河以北截住它们，这样下去不行。他抬头望望混沌的天空，行啦，天上的神！在马群跑到河边以前，你收回这满天的白刀子吧，我和我的马群该回家啦。

乔玛奇怪自己骑坐得和平常一样稳。我骑得又稳又快，可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我的两条腿早就冻成冰了，可是它们还是稳稳地夹着马。他决心截住马群，他明白如果照这样扑向横在前方的乌拉盖河，四百多匹马的马群就会成堆成团地冻死、淹死在泥水里。奶奶说过的，春天马群吃了青草以后，就脱了长长的旧毛。只有一张皮的马最怕冷，更不用说结冰的河了。我也一样，我也会死在那泥泞的冰水里的，他不安地想，所以我要想办法把马群赶向那片芦苇地，芦苇地旁边的河水窄，只有一马杆子那么宽。而且那儿还有一座木桥。

乔玛抽打着黄骠马疾驰着，渐渐使马群奔向西南方向的芦苇地。可是我的腰是干燥的，我的腰没有湿。他感到被腰带束住的腰部不仅没有湿，反而热烘烘的。他感到从干燥的腰部一点点地滋生出力



气。风更大了，但他很有信心。天和地都在飞舞的雪
中旋转，在遮住天地的大雪中，他隐约看见了一片
芦苇地。

命定的时候到啦，他默默地想。瞧，前面就是乌
拉盖河。他看见第一批到达的马群正扑哧扑哧地冲
进河水，随即不动了，凝固了，静静地堆在灰蒙蒙的
水面上。它们死啦，他觉得有个白色的影子一下子
攀住了他的肩头。它们全死啦，他恐怖地想，它们甚
至没有嘶叫一声就冻硬在那儿，水面上像是堆上了一
堆石头。他哑声吼着，怪声尖叫着，拼命地抡圆马
杆子，把马群赶上木桥。木桥剧烈地晃着，马蹄在木
桥上擂着吓人的狂暴的鼓点。这时他一眼瞥见了安
巴·乌兰。

白鬃儿马正伫立在死马堆上，目不转睛地注视
着他。真的，这是个白色的魔鬼，他害怕地避开了那
儿马的目光。它今天要杀死我们，我和我的四百匹
越了冬的马。

安巴·乌兰突然跃了起来，长长的白鬃像一幅
长旗飘在身后。他看见那儿马高高地飞了起来，然
后轻悄地落到了河对岸。我要再换匹马，他盘算着。
风雪不会停的，你看那白色的家伙兴致正高哪。黄
骠马已经没劲了。再往南走就是我不熟悉的草原。
以前我最远只到过这条河。马群会逃到哪儿才停下
呢？昭乌达？哲里木？还是造马靴的张家口？难道真
的要一直跑到西藏么？我必须马上再换匹马。

乔玛费了很多力气才套住他的最快的杆子马，
那匹新六岁的铁青马。可是在套马的时候腰带松
了，护着腰的那一圈干燥的皮肤立刻被湿透。细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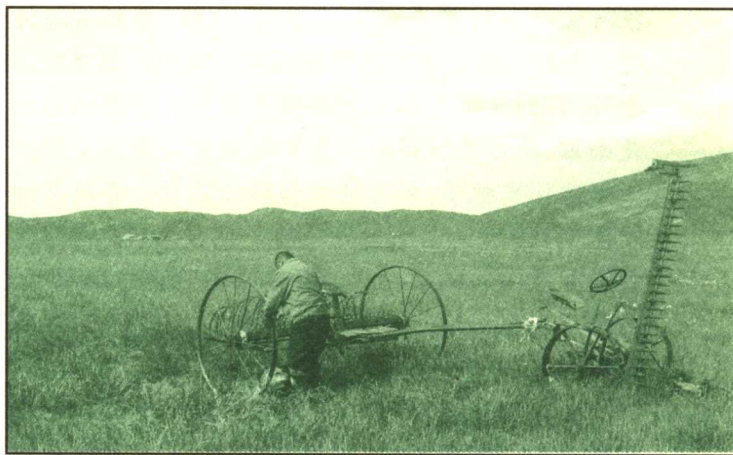
的水流从脖子一直流到后腰，流进结冰的裤子。他觉得自己像是裸着身子，而且又罩着一个贴身的冰壳。换下来的那匹温顺的黄骠马身上也罩着一个污脏的冰壳。他看见它跑了几步就一头栽倒在雪地上。但是乔玛没有理睬那匹骡马。在短短的半夜一上午的时间里，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看冻硬的僵尸。

乔玛甚至觉得满心喜悦。草原多大啊，他想着，不断迎面出现的陌生的草原使他感到新奇。我已经离家乡很远啦，一夜半天我跟着马群穿过了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的土地。这可是个可以大吹一顿牛皮的经历呢。等天晴了，我赶着马群回到家乡时，要大模大样地就这一路的景观和老人们谈谈。乌力记算什么？他不仅没有到过这里，连西乌珠穆沁也没到过。而我，我是在千百只铁蹄的声音里一下子穿过西乌珠穆沁的。也许我的马群会一直跑到西藏，那就更好啦，那么连公社小庙的喇嘛们也会尊我为师。我回到家乡时，一定会在绿色的原野上看见一朵粉红色的云，看见那个诱人的姑娘。

乔玛昏昏然地遐想着，信手挥着套马杆。白毛风推着他愈跑愈快。他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急匆匆地去办什么事。我已经不冷啦，真奇怪。我一点也不冷，虽然风雪刮得比早晨更凶了。他不可思议地望着自己的右手，那手是紫黑色的。这手是我的么？它完全冻坏啦。天晴以后它会起泡，会流脓，可是它一点也不冷。而且这么有劲地攥着套马杆子。不管怎么样，年轻人来到陌生的草原总是快活的，这陌生的世界多大啊。奶奶现在已经该烧茶啦，她正等着我回去



★收拾打草机，快到打草季节了。



喝茶。那姑娘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她实在太奇妙了，她那粉红色的身影简直叫人心旌飘摇。

乔玛已经把马赶得很密集，已经数清了儿马子和它们率领的每个骡马群。大约死了六七十匹马，乔玛算着，不过剩下的全是健壮的好马。剩下的这三百多匹马不会掉队的。如果白毛风能停，顶多再死十匹。如果——他的心猛地一沉，如果风雷这样再刮一夜，他的心正重重地朝一个白蒙蒙的深渊沉下去，如果那样就完啦。我会像黄骡马一样，默不出声地一头栽在雪地上，立即冻得硬硬的。

但是乔玛很快就忘了这个念头。他感到脑子又沉又重，想事情累得很。他甚至懒得去体会结冰袍子咔咔折裂的声响。反正我不冷，反正我一点也不冷。我的铁青马休息了一秋一冬，它跑得像飞一样。只要我从牙缝里吹出那种啾啾的口哨，它就可以追上任何一匹马。它可以追过安巴·乌兰，把那个白鬃恶鬼甩在背后。他看见前方出现了迷蒙的山影。我

■ 春 天